

站在百年的两端

□文/王秉辰

我将手轻抚在陈旧斑驳的墙面上，拍起的细小灰尘在眼前跳跃，我仿佛能看见这里百年前的人声鼎沸。

肯尼亚沃伊米轨火车站。

它始建于1901年，原先是米轨重要的中转站之一，但随着这条铁路的垂垂老矣，这座与其休戚相关的车站也步入了黄昏。

来到这里，是因为一场大雨。

那天我与当地雇员查理一同前往镇上办事，东非雨季突如其来，雨让我们猝不及防。在查理的指引下，我们跑进了不远处的车站避雨。

一走进来，我便被眼前岁月的痕迹所吸引。布满灰尘的“电报室”，铁链紧锁的售票窗口，依稀可辨的列车时刻表，废弃的站台下是半人高的荒草，残破的车头不知在那里停靠了多少个年头。身旁的查理不胜唏嘘，他说：“沃伊老站，今年是它115岁的生日。”

雨滴敲打在陈旧的铁轨上，发出叮咚的响声，在穿堂而过的风中，我闭上眼睛，恍若隔世。

1901年，也是这样一个雨季。

荒芜的野草变矮，锈迹斑斑的铁轨打磨出耀眼的光泽，不远处废弃的火车头变得光亮如新。在雨中，它升腾出滚滚白烟，整装待发。

电报室传来繁忙的滴滴声，空荡的站台一瞬间人潮涌动，人们互相致意问好，手中的文明棍优雅地挂在一起。

就这一年，由英国人修建的肯尼亚米轨在维多利亚湖畔砸下了最后一颗钢钉。

“我的曾祖父，当年就在这里参与修建了车站。”我回过神来，望着查理，他眯起眼睛用手指向如今被荒草淹没的铁轨，“我的祖辈们，叫它‘铁蛇’。”

我听说过，这是东非古老的预言，对他们来说，“铁蛇”代表着不详。

而事实却巧合地验证了它。恶劣的自然条件、丛林疫病、土著斗争，为了修筑这条以掠夺为目的的铁路，上千名肯尼亚工人为此付出了生命。

115年前，当查理的祖辈们看到车站上殖民者欢呼雀跃的表情时，他们的眼睛里一定没有一丝喜悦。

我不由得想起刚认识查理时，他对我说的话：“我想到蒙内铁路上工作，与你们一道，建设一条真正属于我们肯尼亚自己的铁路。”

两年来，我见到了查理为这条铁路的付出。他从事过项目部的许多岗位，力工、测量员、外联助理……工作中他精神抖擞、斗志昂扬。他曾对我说，一百年前，驱使他曾祖父拉着枕木向前的是皮鞭，而今天，驱使他为这条铁路向前的是梦想。

就在这座老车站的两公里外，蒙内铁路上新的沃伊车站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。

而岁月也在两座沃伊车站间映出了不同的影像。

拔地而起的新车站下，是中肯两国铁路建设者相视的笑脸，他们用不同肤色的手传递工具；肩并肩站在路基上远眺群山；他们迎着草原朝阳挥汗如雨；就着东非月光夜以继日。

我不知道，115年前，站在此处的那位肯尼亚年轻人心中想着什么。但我知道，在我身旁的查理他的心中所想。

“为了摆脱贫穷的枷锁，为了这个国家的繁荣富强。”这也正是全体蒙内铁路建设者们心中的梦想。

雨势渐小，天空也挂上了绚丽的虹。是时候跟这座被历史封存记忆里的老车站说再见了，一同告别的还有荒草萋萋中的那条“铁蛇”。

我打趣道：“走，回程的路上咱再看看‘巨龙’。”查理听闻一愣，随即会心地笑了起来。

我和《筑港报》的故事

□文/修明霞

《依山之爱》是我在《筑港报》上发表的第一篇文章，时至今日，也将近一年了。

记得那时候我刚到三公司基础分公司不久，因为特别钟爱于文学，所以闲暇时总愿写上几段拙文，装点自己工作以外的生活。没曾想就这样偶然地拨开了文字的芳菲，一下子闯进了筑港人的桃花源。

“恭喜以上几位的稿件在《筑港报》登载。”没过几天，宣传报道群里便扑啦啦地热闹起来。掌声和喝彩声仿佛透过电脑屏幕，有声地传递过来。我盯着出现在截图里自己的名字，觉得幸福来得太突然了。稿件登局报的消息一传开，项目部办公室主任当即向我表示了祝贺。有了领导、同事的鼓励，我写作的干劲就越发十足了。借着筑港人动人的故事，我的文字便时常见到《筑港报》的纸张上跳跃。从寄情山水到工地故事，我的笔下逐渐拥有了筑港人的建港戍边，家长里短。

说心里话，我一直觉得去做这样一件事特别美好，就像是花瓣上的露珠，清澈中带着甜蜜的芬芳。其实当初的我只是单纯地喜爱文学，觉得文字妙不可言。不论是单独的个体还是通过相互依存，都可以塑造生活、书写故事，赋予情感。可是后来，在了解到筑港人默

默回首却又砥砺前行的时候，我才越发觉得自己笔下的这些“精灵”应该褪去华丽的外表，汇聚起穿透纸张的情感，迸发出一种坚强不屈的筑港之魂。

虽然自己笔下的文字仍显稚嫩，但我始终热爱《筑港报》这片给予我成长的土地。它不仅让我身边这些默默奉献的筑港人有了精神生活的栖息之地，同样也给更多人带去一个万物生长的世界。无论是复苏的春天、炎热的夏日，还是泛蓝的深秋、寂寥的隆冬，我们都从变换的四季里看到了筑港人感人的情节、细腻的故事。它们好似长出了彩色的羽翼一般，带着热血飞入每一个有梦的筑港人的生命中。

记得作家张晓风写过这样一句话：“溪水老是捡最难走的路，像一个自己跟自己过不去的艺术家。”我相信，作为讲诉筑梦精神的我们应该就是这样一滴水，在山麓间蹦跳，偶尔触着林叶，偶尔撞着石尖，但从不会因此而停止脚步。



我眼中的他

□文/刘明翠

公司里小夫妻有很多，我和丈夫曹向浦就是其中一对儿。

女人都幻想自己的家庭多些浪漫，学习厨艺改善一下伙食，周末小两口带着孩子去游乐场休闲。生活嘛，上班和下班总是要有界限。

毕业相识，从恋爱到结婚、从二人世界到宝宝学语，在我们的小家里，我经历更多的却不是浪漫，而是丈夫把上下班混在一起、项目的办公桌与家里的写字台不分的生活节奏。

他就是一名普通的技工，7年里工程一个接着一个地干，他好忙，时间永远紧张。我挖苦他：你没日没夜的，亏不亏？他说：你听过老职工们的历史故事吗，好赖我们夫妻还住在一起，有什么亏的。

做防波堤工程的时候，工作异常辛苦，赶潮水作业，寒风刺骨，在嵌入大海的防波堤上行走，感觉是浮在海上神游。天黑了，扛着测量仪器走在堤埝上，后面跟着几只野狗，回头看看，笑出声来，仪器、男人和狗，另类浪漫。老苏头把酒递过来：“喝口吧，驱寒气。”感觉好温暖。工作太辛苦了，闹情绪时，领导给了

几句好话，马上又来了斗志。

主办高桩码头施工，白天坚守工地，晚上回家做内业是他的常态生活。我问他，你白天就不能把内业做完了再去现场吗？他说不行，内业做完了就没时间去现场了。我说现场那么多人没你不行吗？他说，我不放心。嘿嘿，一个小技术员，他居然不放心！

他对着咿呀学语的儿子说：爸爸不亏，爸爸在公司给的平台上打磨人生，掌握的东西是自己的。前几天，他吻别我们娘俩儿，去兰渝工地了。



荷花青蛙 姚海严 绘

抱怨不如改变

——《不抱怨的世界》读后感

□文/黄黔川

创造美好的生活，让这个世界充满平静喜乐、活力四射的正能量。“紫手环”只是一个精神力量的载体，承载着控制自我情绪的魔力，它应该植根于我们每个人心中。

人生不过三件事：自己的事、他人的事、老天的事。抱怨自己的人，应该试着学习接纳自己；抱怨他人的人，应该试着把抱怨转成请求；抱怨老天的人，请试着用祈祷的方式诉求你的愿望。改变从自

己开始，不抱怨自己，不怨天尤人，认识到生活本来就不是事事如意、一帆风顺的，相反，起起落落、悲欢离合才是家常便饭。你不能改变容颜，你何不想一想放纵笑容；你改变不了天气，你就改变自己的心情，心若晴朗了，哪里都充满阳光；你改变不了环境，你就改变自己适应它。这样一来，你的生活会有想象不到的大转变，你的人生也会更加地美好、圆满。子曰：“夫仁者，已

欲立而立人，己欲达而达人。”就是要我们打破“人心向上、人性向下”的惯性，善待他人，希望别人变好，自己愿意把好事与别人分享，乐善好施，正所谓推己及人。改变别人是很困难的，想要别人改变，自己先得以身作则，做一个积极的人，改变思维，改变态度，改变语言，让自己成为一个积极改变的模范，改变身边的事，影响身边的人。

“不抱怨”只是一把钥匙而已。在我们忙忙碌碌的生活中，借助这把钥匙，我们会自然深入到工作生活的诸多层面，唤醒我们渴望已久的变化，让我们都有一个不抱怨的人生，从而缔造一个不抱怨的世界。



听父亲的话

□文/王洪德

的富裕村。

父亲在村支书岗位上一干三十年，有几个场景深深烙在我脑海中。我小的时候，家里翻新老宅，有一天晚上，我看见母亲在院落一角偷偷抹泪，后来知道家里没钱了，母亲端着笸箩，去借了四家邻居才勉强坚持到翻修完。还有一次是我上中学，回家要学费，只是十元钱，晚上很晚母亲才借回家。现在聊起这些事，父亲说，其实当时村仓库里是有粮食和面粉的，村的账里，也是有现金的。他没有说什么豪言壮语，只是很平常地说，当时就根本没有想到去拿或者挪借村里的，因为那是集体的，不能动。

父亲脾气耿直，办事十分公正，村里有个很倔的老干部，因为分地没有照顾他而大闹闹，最后自己告到乡里，被乡里领导训了一通，独自在半路不回家，父亲连夜

骑着自行车把他驮回家。过了不久，老干部家属急病，父亲又驮着他去医院，自己帮着垫付了住院费。诸如此类的事数不胜数。父亲却很少说起，问他的时候，他总说，乡里乡亲的，不能计较，不能把自己和乡亲放到一条线上，要想得比他们远，心要放得比他们宽。可是对于乡上领导的错误，父亲却是寸步不让，在全县都是有名的“抗上”村干部。父亲说，我为什么敢“抗上”？因为我没有私念，我不怕丢官，我代表的是村里的这几百口人。

每次和父亲回老家，村口的人们都会围过来，许久都不能走进家门。回到青岛后，父亲总会一次又一次絮叨起以前的故事，或许最深刻的道理，就诠释在这最简单最平凡的絮叨里面。

听父亲的话，让清廉朴实的家庭代代传承下去。

家风



国画 朱俊杰绘

